

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

六

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卷之六

別贊上人

乾元元年作

是其時作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

朱曰謝玄暉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我生苦

漂蕩何時有終極

修可曰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

朱曰陸士

上國

師曰贊公与房琯游從琯既待罪贊公亦被計上京師也

還爲廿塵嬰

朱曰陸士衡率廿嬰

手

定力曰佛經云手把青楊枝偏洒甘露之水

豆子兩已熟

蘇曰崔玄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曰豆子

眼中黑精也言无邪視也隨曰今取楊枝字以見齋當春方為寺王來秦州而已見豆熟之際矣

常應二時頭陀冬夏坐禪結夏安居常用楊枝而菩薩行頭陀時及遊方時行百里千里此常隨其身王維云詩言贊公道力深妙

楊枝揮洒便能致雨以熟豆田或然身如電念

是身如浮雲

君平曰維摩經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

安可限南北

陳曰蔡謨初渡江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

異縣逢舊友

初欣寫肯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

朱曰一云長天關塞遠歲

暮飢寒迫隨曰當作飢寒字別留詩在十月而此云歲暮者以見將為歲暮之計以救飢寒也

野風吹征衣

歸鳥盡歛翼

朱曰陶潛詩木謝靈運詩朝游窮曠

古來聚散地

出處各努力

朱曰王道別阮彥曰努力為王古詩云明時各努力師曰此蓋嘆兩都之地昔与贊公或聚

或散於此今經祿山之亂盡長荆棘况二人俱當衰年出之迹可不勉乎

萬丈潭

乾元二年夏作

朱曰同谷縣作

鵠

鵠曰梁權道以為乾元二年自秦之同谷作然公以二年十月之同谷斯此詩

乃云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其年夏在秦陽有寄贊上人詩云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效乃云龍依積水蟠窟壓万丈內始是在秦州作又嘗以此詩參西枝村尋草堂地詩大槩相類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

朱曰一

萬丈內

朱曰天台賦臨萬丈之絕冥

切堦逆各切

朱曰西京付盡固之中前後元有堦堦踢渠六

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

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

朱曰顏延年詩跋華因削成倒影

垂澹瀨

朱曰一作賴天台賦序或倒影於重溟鄭曰瀨徒對切猶澹也水帶沙往來貌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

照故其景倒

黑知

一作彎環底清見光焰碎孤雲倒來深

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

朱曰一作帳

幄寒木疊旌旆

朱曰康協然踐無人之境

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

朱曰天台賦卒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

朱曰可

最閑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

朱曰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其年夏在秦陽有嘉陵江所出

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其年夏在秦陽有

兩會

朱曰兩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乾元二年十月作

俯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州西八十五里漢故道縣後魏置兩當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云兩當

俯題

鶴曰江即嘉陵江乾元二年秦州依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一百六十里兩當縣

在鳳州城西鳳州亦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殆是公自秦西至同谷時道經兩當故作此詩乾元十月也

圖

經云古老相傳嘉陵江与朱沮水相會於縣界故名兩當又云東京西蜀至此三十程故名兩當本朝

趙抃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廣鄉驛有詩云被詔趨都

景物踈兩當中夜宿中途註云圖經云東京西蜀至

此道里均焉

驛在縣中

寒城朝煙淡

朱曰謝玄暉詩寒城凝眺平楚正蒼然

山谷落葉赤

趙曰詳味詩意

鳳州有嘉谷即嘉陵江所出

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吳侍御迁謫之

因爲辨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首四句以秦地之時候景物言其宅在兩當縣之江上所以爲之感激也兩當枕

嘉陵江上鵠雞號枉者

謝靈運詩弭棹薄枉者楚辭胡發枉者夕

宿辰陽

宋元嘉七年五月大水武陵枉山在郡東十七里有枉焉山西溪口有小傍謂

白色張無盡武陵圖經糾謬云武陵之東口二山一曰枉山吳均

宋地居社云宋元嘉七年五月大水武陵枉山憎爲枉者太平御覽載湘州記云枉山在郡東十七里有枉焉山西溪口有小傍謂

諸乃諸之斜曲而不直者非武陵湘潭之枉者也

張士然詩曰通波激枉渚注云枉者曲者也亦以斜曲爲義

陸雲答

鵠雞楚地有之楚辭曰鵠雞嘲哳日色傍阡陌

希曰漢成帝紀出入阡陌師古曰秦時商鞅所開也

哀哀失木犹

淮南子猿狹頭墜而失木

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淮南子頃嘶蘆而翔以避弋繳以比吳之失所也

亦知故鄉樂未敢思伯昔昔在

鳳翔都共通金闕籍

西都賦猿狹失木淮

矯矯避弓翮

趙

通籍也

希曰寶應元年建卯

天子猶蒙塵

唐二十四年書秦誓東郊不開晁

間諜

朱白李牧爲鴈明

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

舉善劾

有罪御史職也

希曰案百官志治書侍御史掌舉劾百寮又後漢百

事有違失舉劾之吳既振戢而忤宰相意

是明年宰相裴冕苗晋卿張鎬未知忤誰

官志侍御史十五人註掌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

殺無辜

朱白書与其殺

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

見遷斥

朱白謝靈運詩遭物悼遷斥

書秦誓東郊不開晁遣諫者行反間之言以中傷朝臣吳侍御作臺官正領

卒劾之戢每得罪者必爲之分割曲直是非之理不忍濫殺無罪由是失宰相意遂見斥逐於兩當上官宰相也吳侍御雖有所辨

竟不悅以此故黜之

仲尼甘旅人

朱白王弼仲尼旅人則可知矣

向子

識損益

朱白後漢向長字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指益卦喟

明宰相雖權時從之必然歎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

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

朱白張厚曰此事已知閉口何勞歎息

余時忝

諱臣

趙曰時爲拾遺也

丹陛寶咫尺

朱曰僖九年傳天威不違顏咫尺

相看受

狼狽至死難塞責

蘇曰

呂產罪雖至死亦難塞責

補註

肅宗即位次

勿先曰大夫宰相似有意於聽言矣而吳侍御以論良民不足姦細忤權臣而見斥杜公亦以論房琯而見疎今觀相看受狼狽之詢可以覘其求言之非誠也

蘇曰

詩行邁靡久沈落句見八公之恨深矣

補註時爲拾遺其去天子不遠可

以諫矣坐看吳公之狼狽虽死不足塞呂公之責蓋甫自知於吳公有負是以惆悵自刻責其非義也故云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蘇曰

吳公以諫而黜杜公同在言路不能辨其屈徒作詩

補註以自責異乎范文正公以謙直去國而余襄公上疏論救亦張尹師魯歐陽公相繼論說又皆貶降於此亦

見本朝養成士氣可使沉默偷安者爲之愧死也

行邁心多違

蘇曰

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補註詩行邁靡久沈

出門無與

發秦州

乾元二年作

蘇曰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乃附邑當是乾元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

蘇曰詩適彼樂土

京之南不經殘破故云樂土

無衣思南州

蘇曰

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南州氣暖故思南州

補註

同谷在

十月交

蘇曰唐志涇源屬同谷郡大槩美同谷風土

南至成州

蘇曰

同谷二百六十五

蘇曰

南至

成州

同谷郡之中下縣近蜀故多暖

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

蘇曰賈誼長沙

十月草木尚未

蘇曰

漢源

同谷郡之中下縣近蜀故多暖

况聞山水幽

蘇曰水

東

蘇曰

栗亭名更佳

蘇曰今成

薯蕷

蘇曰永和初有採桑於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嵒下見一老

州栗

蘇曰

九域志栗亭在成州東

蘇曰

五十里亦縣名而唐志不言

人甚不宜風土

蘇曰薯蕷根皮紫色煎煮食之俱美彼土人呼曰薯蕷殊山海經云景山北望

沙澤多薯蕷

蘇曰

崖密乃櫻桃也

陸機詩崖蜜珠

甘嘉

蘇曰

得尤妙本草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高山嵒石間作之色

青赤味小啖食之心煩其蜂黑色似蚩劉禹錫云崖蜜則是一蜂

如陶所說出南方嵒嶺間生懸崖上蜂大如蚕房著嵒窟以長竿

蘇曰

刺令蜜出承取之多至三四石入藥用勝於丸蜜鬼谷子曰百祀

蘇曰

如陶所說出南方嵒嶺間生懸崖上蜂大如蚕房著嵒窟以長竿

蘇曰

醴蜜也崖蜜櫻桃也以子美此詩觀之十月間恐無櫻桃則崖蜜更無異議也

鵝鶴

石上所作之蜜

成州

多產此故貢以蠟燭李義山蜂詩云紅壁寂寥崖蜜盡碧簾迢遙霧巢空唐人大抵稱蜜爲崖蜜也

鵝鶴

崖蜜則蜂於崖

川之最美使入應接不暇一登臨未銷憂

鵝鶴

密竹復冬

笠清池可方舟

鵝鶴詩密竹使徑迷方舟並兩舡

鵝鶴

雖傷旅寓

遠庶遂平生遊

鵝鶴傷一

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

鵝鶴

鵝鶴此邦指秦州而言也應接非本性

鵝鶴元嗣宗頗倦人事

鵝鶴王仲宣登樓賦登

鵝鶴王子敬過越州見潭壁登徹清流瀉住云山

鵝鶴之美使入應接不暇

銷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

鵝鶴以四望聊暇日以

鵝鶴慰老夫惘然難久

鵝鶴而已矣故曰

留日色隱孤戍

鵝鶴古詩兩頭纖言向曙星

鵝鶴烏啼滿城頭

鵝鶴何

落星月高

鵝鶴古詩兩頭纖言天地雖寬而吾道

鵝鶴信詩蒼茫

鵝鶴何若無所容亦終於此

同雲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鵝鶴良若無所容亦終於此

鵝鶴而吾道長悠悠

鵝鶴已矣故曰

赤谷

乾元二年作

補註

鵝鶴

以晨發赤谷亭又前有赤谷西

鵝鶴則此亭在秦州近境

乾元二年作

天寒霜雪繁

鵝鶴詩正月繁霜相

鵝鶴孔

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

鵝鶴游子有所之

鵝鶴陵詩遊

鵝鶴李

未有期

鵝鶴蘇武

子暮之歲月暮

鵝鶴古詩寥涼歲

鵝鶴行

鵝鶴曹子建詩中塗

鵝鶴任彥昇詩晨發富

鵝鶴春游又云艱險方自知

亂石無改轍

鵝鶴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鵝鶴我車已載脂

鵝鶴詩載脂載

鵝鶴泉水

鵝鶴火公詩言童稚

苦寒行行日已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

鵝鶴火公詩言童稚

鵝鶴四望無烟

鵝鶴按地理志秦州

鵝鶴七日乃

鵝鶴造飯也

遠人馬同時飢

鵝鶴按地理志秦州

鵝鶴其坂九回者七日乃

鵝鶴造飯也

鵝鶴其坂九回者七日乃

鵝鶴造飯也

苦飢而村墟尚遠煙火無所追求以造飯也

鵝鶴按地理志秦州

鵝鶴其坂九回者七日乃

鵝鶴造飯也

鵝鶴其坂九回者七日乃

鵝鶴造飯也

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

鵝鶴謂其坂九回故也

鵝鶴謂其坂九回故也

鵝鶴謂其坂九回故也

鵝鶴謂其坂九回故也

鵝鶴謂其坂九回故也

按新舊史地理志隴城縣下不言有大
澗山師所註其殆本九域志而言欤

鐵堂峽

乾元二年作

補註

是尚屬秦境詳見註

山風吹遊子縹渺乘險絕

逢原曰縹渺

夾形藏堂隍

壁色立積鐵徑磨空蒼璠

衣裳飛揚貌

峽藏于兩山之間

而摩天以言高也

徑之屈蟠

又唐志成紀有鐵

蒼璠徑之屈蟠

而摩天以言高也

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

雪限一作垠

謝靈運詩徒旅苦奔峭顏延年詩改

其此峽之分故又唐志成紀有鐵

我馬骨正折

殷仲文詩

徒旅慘不悅

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

謝靈運詩我馬

水寒長冰橫

謝靈運詩我馬

自古盜賊竊發以來生涯

飄蓬出商君書曰夫

離本根飄々畏長風

孤矢言盜賊四也

也

抵弃不成家計抵弃也

自古盜賊竊發以來生涯

飄風而行千里乘

鹽井

乾元二年作

皮轉

蜀都賦

補註

唐食貨志云唐有鹽井六

州

家有鹽泉之井

州萬州井各一果闕開通井百

州四十而黔州有井四十一成

十三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井四百六十以井

指成州之井而言也

雖地理志言秦州長道縣有鹽

而食貨志所載鹽井則無故以爲是成州之井且長

道本隸成州又唐地理志成州有靜戎

軍寶應元年從馬邑州于鹽井城置

鹵中草木白

地曰鹵者生鹽

許慎說文曰鹵鹽

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豫陽縣

程限也陳琳詩官作自有程

青鹽煙

詩話作直

程限也陳琳詩官作自有程

青鹽煙

川前漢吳王東煮海爲鹽

汲井歲楣楣

古忽切木名

莊天

官作既有程

程限也陳琳詩官作自有程

青鹽煙

者青鹽煙

詩話作直

青鹽煙

青鹽煙

在

思瑞溪

爲圃畦鑿遂而入井抱甕而出

出車日連連

莊駢冊篇又奚連連如膠

惟搘人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連連言運載不輟也

致言貿

漆纏糾連結也

天啓曰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致言貿

連連言運載不輟也

希曰唐志云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

千言其利相倍什補註元元年第五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二百一十此詩作於乾元二年何以乃云斗三百當是天下艱危因民所急而稅之劉晏之策行

而愈昂矣君子慎止足

俗曰張景陽詠

史詩達人知止足爭取之此理之自然何可嘆嗟乎

良嘆嗟物理固自然

朱曰一云亦固然

昌曰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理之自然何可嘆嗟乎

寒狹

乾元二年作

昌曰寒狹雲

補註舊曰乾元二年作秦成大抵多峽

皆秦地名然秦至成之界垂二百里又七十

里至成今公自十月去秦而至此已仲冬之交則此峽當尚在秦州之境

行邁日悄悄

心悄悄詩行萬靡又憂

黃曰遠行曰邁

山谷勢多端雲門

轉絕岸積阻蘿天寒

徐曰爾雅釋天風而雨士爲蘿

寒狹不可度我

實

一作貧衣裳單况當仲冬交

補註舊曰甫自秦至此已十

月故云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欲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行子旁水餐此生免荷殳

鄭曰荷何佐切負也

候人詩苟戈与殳劉肅退居嵩

嶺恬然自樂謂兒姪曰尔輩當勉力并春此生何望青雲致身儻免荷戈執殳其幸亦非細

未敢辭路難

法鏡寺

乾元二年作

補註鵠曰同上是乾元二年作詩云

身危適他州

黃曰身危謂避

關輔之餓也

勉強終勞苦

強仕宦終亦

勞心苦力但歸老田園養此疲苶可矣

神傷山行深

昌曰山行深謂經此拔頗令人傷神

荀粲妻亡不哭而神傷

碧鮮謂竹趙曰碧鮮言竹也竹謂之

婢娟月嬌娟人嬌娟也

劉肅退居嵩

孟郊有二婢娟詩曰竹嬌娟月嬌娟人嬌娟也楚辭初放云便娟之脩竹芳寄生於江潭註便娟好貌

蕭槭寒簷聚

鄭曰槭子六切又所謂之

謝靈運切

運詩初篇苞綠籜蘆子詩城芳華零

幹詩回回

山一作石劉公昏亂

冉

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

顏延年詩

魏都賦窮岫洩雲日月恒翳

同泄猶出也初日翳復吐

朱建詩

曹子建詩微陰翳陽景

高蘿已亭午

天台賦義和亭午

仲冬之交而其聲已聞地氣之

暖使然也公去秦以赴南州之暖可見矣微徑不復取

甫欲少憇此寺柰聞子

走南州之暖可見矣微徑陌微窄

難以取就一遊於

是前萬故云云

青陽峽 乾元二年作

轡相經亘

盧子諒詩岡亦峯挺茂樹

雲水氣參錯

謝靈運詩謝靈運詩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

秦適司谷

自比之南也

恐坤軸弱

蘇張化曰日車轉側羲和無功乘車駕以六龍坤軸即地軸也此言落石之聲勢以

其声震天而日車爲之測其勢驚急也

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

後漢季尤九曲歌安得力士翻日車

向風而嘯

霜霰散浩漠漠昨憶踰龍坂

後漢四愁詩欲往從之龍坂長

漢書天水郡注有大坂名曰龍坂

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

漢書地理志吳岳在汧縣西

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爲西岳

漢書天水郡注有大坂名曰龍坂

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

蓮峯比薄崆峒今之青陽峽猶見其突兀
趙人也蓮峯在泰山崆峒在岷州
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讐謂已言
青陽峽山超峙而起可侔吳岳之壯觀
太虛寥廓而無闇謂至其冥莫而不可測也

突兀猶趙人及茲嘆冥寞

趙人之際歎神造之冥莫

超然侔壯觀古亂劫洙
景福殿

補註

龍門鎮在河南縣然非秦州往成州之路

詩又云沮洳棧道濕殆是成州亦有鎮與之同

名又詩云防虞此何及嚴砾元和中嘉陵江二百里通漕以饋成州成兵其在此款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

謂之閣道即閣也今汨汨漢高紀燒絕棧道師古曰

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謂日短急

石門雲雷

一云雪雲

隘

一作溢

古鎮峯巒集旌竿暮

慘澹風水白刃澁胡馬屯戍皐

謂成皐華洛之地意

紂非也是時乾元二年之冬回紂未反不可妄引也

謂年九月庚寅思明招東京乃齊故

鄭滑四州防虞此何及

謂言已後時矣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

泣

陸士衡詩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石龕

乾元二年作

補註

石龕在成州近境同是乾元二年作

熊羆咆我東交切虎豹號我西

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號胡

刀謂之楚辭招隱士虎豹闢兮能羆咆又九思將升兮高山

上有兮猿猴將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鶻右睹

兮呼鳬爾雅曰能羆

又羆如熊黃白文

魄又羆如熊黃白文

其愛惜其尾既中毒即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身害也善緣木援之類

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卧褥鞍被坐轡之用誠

基善緣木援之類

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

梁譔入黔中山遠林茂鳥道欹

危煙霧冥眩
咫尺路迷

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不時者疾耳誰師曰虹氣也孟子

蘇曰惠帝時仲冬
虹霓登見三日國

正義曰：月蠍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陽也。詳依弄機圖。

於陽有

卷之三
臣長君少之象也。以人
上抱一作雲梯繩曰起於爾淮東南

者誰

公輸班爲雲梯爲官采美箭前五歲供濟州有會
汴州齊謂今之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也故采箭以供官用矣

國朝之美者
自稽之竹箭也梁謂
國貢註菌簷美竹云
前自天寶十四載至

年爲五年。古之歲，歲在正月，則仲冬之月，日短至，則言代木取日，携杞菊，親尚大鮑。曰貧者無何漁陽騎，颯驚蒸梨。

竹箭擊以獻聊不告

於板時
不空手充提携故也
郭璞秋
奈
陽騎指言安慶緒之兵也
山反長驅陷兩京天下震

積草嶺

到縣得縣
令書故云

1

卷之三

連峯積長陰謂草木陰翳也 白日遞隱見見形旬切 光映射一雙雙林野參參古狀變山分積草嶺路

有一無也風風才之方也

快人先
得

子思子之二

卷之十一

口百里山

林下、投諸彥淹云金
原山有卜居篇諸舊注所引在後矣

沈約得來害詞語絕妙筆墨
道勁無一穢塵俗氣味可愛

送客驚心

深眷食蕨不願餘
眼中人謂自
眼貴足不願餘
左太補註
日希

南史王彧字景文表案見之稱謝叔原猶爲野父紫榮偶張良父

其風流或

或云景文比
子不見此人

泥功山

衣繫見之稱其
宋周張良父曰

補註

唐志云成州寶應元年設吐蕃貞元五年於同谷縣之西境泥功山置行州自秦至成不

蒲三百里涉兩月乃至爲詩十有二備言辛苦飢寒之狀觀其詩想其時爲長太息也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
人功不畏道路一作途永反將一云乃將汨沒同謂曰公及此小兒成老翁
猿一作猱透却墜死鹿力所窮謂曰詩野有死鹿故用之鹿之所以死以力窮於泥中走困
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鳳凰臺

乾元二年作

昌曰此詩思見太平之君子也鄭曰酈道元水經云水南逕槃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南涇鳳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闕漢時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

昌曰乾元二年

亭亭鳳凰臺

謝惠連詩亭亭映江月西京賦千雲霧以

蕭于此所謂鳳凰臺上憶吹

昌曰亭亭高貌

北對西康州

鄭曰地理志河北

蕭是也

昌曰

亭亭高貌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鄭曰西伯

蕭領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初

昌曰

亭亭高貌

北對西康州

鄭曰地理志河北

蕭廢唐地理成州同谷郡武德元年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元年州

昌曰

亭亭高貌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鄭曰西伯

蕭于時鳳鳴于岐陽

昌曰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鳥于岐山而與王道

自文王既沒鳳声亦息而不聞是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蓋鳳

昌曰

亭亭高貌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鄭曰西伯

蕭之爲物有道則見无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

昌曰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

嘉瑞

昌曰

亭亭高貌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

鄭曰西伯

蕭而歌鳳凰翔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又瑞應固曰鳳王

昌曰

亭亭高貌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

鄭曰西伯

則天下大安寧

坐看綵翻長舉意八極周自天街瑞圖

圖譜一云

飛下十二樓

深曰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十二玉樓

圖以奉

一作獻

至尊

修可

秋元命苞皇帝遊元扈洛水之上注元扈石室也

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

鳳以垂鴻

正爲此群盜何淹留

此甫所以感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效也

乾元中寫居同谷縣作七首

乾元二年作

同州縣名

公乾元二年十二月至同谷以

十二月入蜀寫居同谷才一月耳

有客有客字子美

公以其寓居故自稱有客字美甫字也

白頭亂髮

一云短髮

垂過耳歲拾橡栗隨徂公

公按新史言甫居同谷縣拾相以自給兒女有至餓殍者夢皆伏而喜

公曰右按列子宋有徂公愛徂而養之先詎之曰与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徂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徂

皆伏而喜

公曰

莊子徂公賦茅曰朝三暮四衆徂皆怒疏日

生茅栗也

生茅栗也

公曰

莊子徂公賦茅曰朝三暮四衆徂皆怒疏日

生茅栗也

自給當獨在秦然天寃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

公曰皴十倫切皮細起也

飢寒不得歸鄉悲風爲生天爲之

公曰甫自傷動

兄入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

一作東來

其二

長鎌長鎌白木柄

公曰鎌鋤銹銛切吳人云五犁鐵說文銳也

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

一作黃獨

無苗山雪盛

公曰木柵貧居嘉陽常負攬采

黃獨往時儒者不解黃獨改作黃精魯直云以子攷之黃獨是也

本草諸魁注肉白皮黃也漢人蒸食之山東人呼爲土芋江西人

呼爲土筍蒸

公曰一作黃獨本草芋條下一云芋魁一名黃獨山雪

一本作山日芋得日暎則其苗損而下實故公云无苗山日盛

鵠

一本草云黃精久食輕身延年故河南歲貢今公寓同谷已是仲冬則山日无應云盛芋又已收意只是採黃精亦猶拾橡栗也黃精是時无苗又值山雪之盛所以有子空歸來之句若芋則種有定所不勞負鑽入山矣

短衣數挽不掩脰

公曰胡定切脚脰也戚叩角歌曰短布單衣不及

一本草云黃精久食輕身延年故河南歲貢今公寓同谷已是仲冬則山日无應云盛芋又已收意只是採黃精亦猶拾橡栗也黃精是時无苗又值山雪之盛所以有子空歸來之句若芋則種有定所不勞負鑽入山矣

其時與子空

一作同一

歸來男呻女吟

四壁靜

殊曰如家居

徒四壁立

嗚呼一歌兮歌始放閭

一作鄰

里爲我色惆悵

殊曰

日閭里尚爲之惆悵况親戚舊故乎

其三

有弟有弟在遠方

一作各

三人各瘦何人強

殊曰後漢

趙孝弟禮

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請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

生別展轉不相見

殊曰樂府他鄉

轉不相見

各異縣展

胡塵暗天道路長

殊曰詩道阻且長

東飛鴛鴦後鵠

鵠傳豈駕鵠之能捷

鵠惡禽也

鵠九頭詩有鵠在梁

鵠諺畜鳬鵠雞鷺蒲堂壇

又大招鵠鴟群晨雉

鵠鶴今公云喻

史思明據東都也

安得

謬

鵠養鷺鷺親近

小人滿於

堂壇

又大招鵠鴟群晨雉

鵠鶴今公云喻

史思明據東都也

楚辭

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

收兄

骨

收爾骨非時已窮而已而兄弟之親亦莫知其存云

其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

國晉書地理志

濟州鍾離郡

良人早歿諸孤癡長

遲

扁舟欲往

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

一作

舊本

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舊本

竹林後人改爲林爲猿今本

鳴猿爲我啼清晝

猿非有情者而亦爲之啼則窮可知

皆因之蔡膝云崇寧間有貢上同州來籠

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

少陵於詩必紀其處以明風俗方物詔於

其名此竹林鳥也少陵於詩必紀其處以明風俗方物詔於

後人改爲林爲猿今本

後人改爲林爲猿今本

之物今爲我啼蓋哀傷之至也

其五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颶颶枯樹濕

二云樹枝濕

黃蒿

古城雲不開白狐

一云玄狐

跳梁黃孤立

聊切躍也

我生

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殊曰謝靈運詩千念集

日夜万感盈朝昏王康

入裂厚坤

師曰

自遠岫爭輔佐以下託意譏祿山不知君臣之義岫尚左右輔佐此山之草子當為之崩奔如千官

奔走以趨王事者也別有他山尊喻祿山僭稱帝號大明君道也仰干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大干犯國紀而掩蔽於君俯入裂厚坤

言郡縣之地為

祿山所割據也

再聞虎豹闢

朱曰劉安招隱士虎豹闢弓熊

龍咆

徐庶見孔明曰虎豹

再聞必有一傷先生何法以格之孔明曰使三分即无闢矣

摧折如短轍

短一下云斷

屢踢風水昏高有廢閣道

聚金碧氣

魏曰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仪連珠金碧之嵒必辱鳳舞之使

土痕憶觀崑崙圖

墟

目擊玄圃存

朱曰玄圃涼風在崑崙中見淮南子

清無沙

老魂

莊子曰擊而道存南史梁簡文自於玄圃講老莊

蜀水於廣業郡者也又唐志云元和中節度使

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又神仙傳曰崑崙一名玄圃一名積石瑤

房一曰閻風室一曰華蓋一日天柱又楚辭天間崑崙縣圃其宛

安在註崑崙山名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縣圃乃上通於天也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

老魂

白沙渡

乾元二年作

補註

蜀

渡之水逕繁頭郡東南合鳳溪水水上乘

蜀水於廣業郡者也又唐志云元和中節度使

曹以饋成州戍兵詩作於乾元二年十二月

一百里通

畏途隨長江

魏曰海賦相戒

蜀曰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釋文云險阻道可畏懼者也

加切

杳窕入雲漢

胡山

下絕岸

魏曰絕岸千丈

蜀曰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釋文云險阻道可畏懼者也

差池上舟楫

差初

杳窕入雲漢

胡山

寒荒野外日暮中

蜀曰我馬向北嘶

馬嘶

蜀曰古詩胡

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

魯水

沙白灘漫漫

沈休文

歸海水漫漫

陸渾山款曰

迥然洗愁辛

蘇曰書洗我愁辛

王夷甫得

多病无聊來此疎散以釋沉鬱之興

高壁抵嶽峯

金切下鋤針切

多病一疎散

沈休文嚴助遊

陸渾山款曰

洪濤越

凌亂

曹植泛舟越洪

濤惠連清波時凌亂

臨風獨回首

蘇曰王筠臨風長想

英猷時復回首東望

攬轡復三歎

朋曰范滂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趙曰左傳置食三歎禮記一唱三歎師曰甫遭乱離故

忘於奔走羈旅是以有范滂澄清之志柰何時不見用亦止於再三否嗟傷不得其志也

水會渡

乾元二年作

唐曰一二云水回渡

補註

詩云微月沒已久當是乾元二年十

二月初至此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

寇恂中夜悲愁不得安寢

微月沒已

父崖傾路何難

宋曰謝靈運詩崖傾光難留

程煜傾崖希乾云崖

大江動我前

宋曰謝玄暉詩

徇若溟渤寬

鮑明

水外

補註

當是作積石蓋積石山在河州而成與岷河

霜濃木石滑風急

列一作

手足寒入舟已千憂

靈運詩

入舟陽陟嶺仍萬盤

宋曰詩陟則在嶺趙曰做

迴眺一作積

已微

陸士衡詩仰陟高山盤

出積

始知衆星乾遠游

宋曰當是作積石蓋積石山在河州而成與岷河

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

得名

思君令人老又努力加飧飯謝靈運衰疾當在斯揚

曰曹子建沉憂令人老又吾得行遠遊遠遊欲何之

飛仙閣

乾元二年作

補註

唐曰自此上棧道矣飛仙

土門山行窄

土一作出

微徑緣秋豪

宋曰

一云徑微上秋豪蘇

壑欹踰林

一作竹趙曰顧愷之万壑爭流

見新亭萬

風中怒號

宋曰莊子風作則万壑怒号

萬

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

宋曰李陵人疲一日三戰

浮生有定分

飢飽豈可逃

吳律飢飽榮瘁人之定分非所苟欲可得也

歎息謂妻子我

何隨汝曹

馬援傳吾欲使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五盤

乾元二年作

謂棧道

補註

在漢中郡之境乾元二年作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

陶潛詩

仰凌棧道細

入深中燒絕棧道

宋玉鳥自得玉嗟曰此中林幽地僻

無網罟彈射宜尔尽其天年也

好鳥不妄飛

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

水清反多魚

山氣日夕佳出遊見山

明云鳥倦飛而知還甫

野人半巢居

禮運冬居櫛巢王康皆在太

平時亦有巢居子選巢居知天寒

喜見淳朴俗

莊子堯厚散朴尚思格闢戰壘滿目政散民流田畝羌沒寧不心痛

巨猾何時除

東京賦

故鄉有弟妹流落墮丘墟

曹子建詩零落隨丘山

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古詩行客雲樂不如早旋歸

施州清江郡

故鄉有弟妹流落墮丘墟

歸吾廬

李白詩錦城虽云樂不如早還家

龍門閣

乾元二年作

謂棧道

按地理志

補註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清江下龍門

按地理志

補註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謂沮洳棧道溫茲云閣者在山巔彼所謂沮洳港水

之山盤紆連百爲廣所以名列數郡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浩自大古

古詩浩浩陰陽移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水經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龍門即龍門鎮所

二云

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

自是梁之浮舊注

之滑浮梁自是梁之浮舊注

所引並傍見而其義非也

一云過飛雨謂

謂

滑石之欹浮梁之梟皆難行之地故曰生眩頭

生風矣目眩出史心亂目眩之昏眩始見雜花之險落頭風出魏

一云過飛雨謂

太祖讀陳琳檄草頭自愈頭或生風

如過雨之吹皆言其地險絕而然也

人生天地間

百年孰能要

大庾嶺名關

以龍門閣之險峻推言而爲之語死諸葛亮走生

仲達宣王曰吾便料生不料死也

也隊上墜同

百年不敢料

安仁詩潘

一隊那得取飽聞知一作經瞿塘瞿塘峽名足見渡大庾

大庾嶺名關

以龍門閣之險峻推言而爲之語死諸葛亮走生

仲達宣王曰吾便料生不料死也

也隊上墜同

恐懼從此數

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爲始也

石櫃閣

乾元二年作

季冬日已長

初晴之後也自此方入蜀故曰蜀道多草木

赤

謂反照也

蜀道多草木

紅線量日影長至日添

線

江淹詩嶠山

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

郭璞江賦迅虽臨虛以騁巧孤櫂登危而雍容

清暉回羣鷗

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暝色帶遠客

謝靈運詩林壑致暝色

羈栖負幽意感歡向絕跡信甘辱懦嬰

上鋤山上鋤切下奴耕切

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

晉謝玄暉也

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

非玄暉也以南史考之謝密傳云謝渾爲韻語獎勸靈運等曰康

樂誕通度宝有各家韻因是詩註

放浪陶彭澤

陶潛

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其

以康樂爲謝玄暉故詳下之云

放浪陶彭澤

陶潛

爲彭澤令

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有一作所

謝陶輩優游故浪

無所繫滯今甫未能自由比於二子適

則桔柏乃

江之名

桔柏渡

乾元二年作

鄭箇桔

居胥切

故詩云東逝不可要高通荆門路閣會

滄海潮又峽程記云瀘合遂蜀四州皆峽之郡自峦

江桔柏池導等渡至此二百八十九會于峽前云云

則桔柏乃

江之名

青冥寒江渡

虹青青冥冥高遠之貌

駕竹爲長橋竿濕

煙漠漠

謝玄暉詩生煙紛漠二

江水風蕭蕭

荆舸餽易水風

連笮動嫋娜

鄭曰策側柏切嫋乃了切嫋奴可切君謂之笮前橫功策之

君

補註

橋即此類也

君

補註

成都之笮

君

補註

征衣颯颯急流鶴鷗散

上博好下五歷

滄海潮孤光隱顧盼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曾前

登但山椒

君桔柏乃文州嘉陵一江合流處也東下入渝合

君

右按廣韻椒山頭文選稅盔登山

君

謝惠連詩悲猿響山椒漫武帝李夫人賦釋馬

君

山椒廣雅曰上高四墮曰山椒謝莊月賦菊散芳於山椒

劍門

乾元二年作

惟天有設險

君比有鋤門天設之險

君

按唐

君

按唐

君

按唐

君

按唐

君

按唐

君

君

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劍閣

君

在劍州乾元二年作

君

右按廣韻

劍山頭文選稅盔登山

君

謝惠連詩悲猿響山椒漫武帝李夫人賦釋馬

君

山椒廣雅曰上高四墮曰山椒謝莊月賦菊散芳於山椒

連笮自茲異東逝

余可要高通荆門路

閼會

君

右按廣韻

劍山頭文選稅盔登山

君

謝惠連詩悲猿響山椒漫武帝李夫人賦釋馬

君

山椒廣雅曰上高四墮曰山椒謝莊月賦菊散芳於山椒

過北闕也

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君

嚴助至蜀見劍門

君

志劍門縣

君

張孟陽劍閣銘

君

許襄閼河阻絕

君

關

君

天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言蓋謂地形勢金陵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

門山金陵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向內之義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過北闕也

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君

嚴助至蜀見劍門

君

志劍門縣

君

張孟陽劍閣銘

君

許襄閼河阻絕

君

關

君

天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言蓋謂地形勢金陵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

門山金陵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向內之義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言蓋謂地形勢金陵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

門山金陵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向內之義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之不遭其時也

何處埋爾骨紓餘脂膏地

膏地言其肥沃也

澹豪俠窟

蜀都賦外負銅梁於岩渠內涵要害以膏腴

公變其字尔

曰成都富饒之地故公指爲脂膏也

豪俠窟見郭璞云京華遊俠窟

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異公柱石姿

公謂僕射裴與公冕也言

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入鎮踰歲月

裴與公冕按舊史此旬可以見杜公初來成都非爲嚴武而來也

宗移幸鳳翔罷冕知政事

遷右僕射南京平以功封冀國

公尋加御史大夫充鯀南西路蜀州節度使又入爲右僕射

成都府

乾元二年作

○是詩子美寓意深矣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樹

端謂之桑榆也說曰桑榆之景理無遠照今也日薄

桑榆而其光翳止足照我衣裳則不能遠照矣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内也初月不高出衆星尚爭

光而喻肅宗即位未久而史思明之徒尚在也蓋肅

宗於天寶之丁酉而子美乾元庚子至成都以其時

考之故知其寓意如此也

○鯀南西路蜀州也

○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而玄

宗以上元元年七月遷于西内今詩云季冬樹木蒼

則是初到成都時作先明皇遷西内半年脩可謂托

意明皇遷西内肅宗即位未久而安史之徒尚在恐未必然

繄繄桑榆日

○歸去來景翳翳以將入東觀記收之桑榆

也照我征衣裳

○團圓江上月照我征衣裳

宗詠懷詩曰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

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數鑑游詠語笑嚮今忽睽別在天一

方後會貌然莫可得也古詩各在天

意成圖成都偏在西故云天一方但逢新人民

建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山川

阻遠別後會日月長

○短歌行云苦多

曹植与陳琳疏曰昔与子西園

曾城魯起之城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曾城九重華屋

同谷縣題下公自注云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

勦南紀行而今詩云季冬樹木蒼則至成都乃是月也

曹子建名都多妖女

名都會吹簫間笙簧

○京洛出少年詩吹笙鼓簧

喧然

適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並五王乃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川梁西望涕沾裳魏文帝詩欲濟河無梁帝鄉之地而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趙曰觀衆鳥識巢而不得返徒當天子抗衡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師曰初月喻肅宗初即位衆星喻安史之亂此乃甫自窮之辭

黃氏補千家集註杜工部詩史卷之六

黃氏補子家集註杜工部詩史卷之七

石笋行

上元元年作

彦輔曰

成都記石笋又林亭他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貫絲

田曰

杜光庭

石笋記云成都子城西曰因義明金谷坊有通衢幾

百五十步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者

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闕曰沈星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明皆非也圖經云石

第街乃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咸以金寶飾之爲代之勝槩又云蜀之城壘方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笋

於南北爲定尤以偏邪今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

五十步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

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一尺南

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趙曰

此篇作於上

元元年是年李輔國曰离間一宮擅權之跡甚彰故

因賦石笋而指譏李輔國也

師曰

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出妾加緣飾謂爲海眼以蒙

蔽愚俗蓋譏祿山國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天

寶末年之禍然誣辭

謬語君子當致察

趙曰

此詩趙注以爲作於

二官而作按通鑑上元元年七月輔國矯稱上

上皇遊西內此詩云蒙蔽媚悅其事隱而彰終云安

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木根蓋根去輔

國輩之不速卒爲盜殺猶不顯誅之可惜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

成教記石笋

徐陵曰

相傳是海眼苔鮮食盡波濤浪

徐陵切

徐陵曰

田曰成都記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土冗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側而不能達父老甚異故有海眼之說

謂曰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

地植之以鎮海眼

大抵則洪濤大濫

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

靈渾无与爲比

妃其色經明靈渾无与爲比

時鄉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

徐陵曰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

妃无幾物故乃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括表其墓華陽國志

曰于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依冢立石俗今名爲石笋

補註

希言

寰宇記皇帝祿位于鑿令弓開明下五華有開明尚始

王死輔爲丁大石長三十丈重万鈞

以爲墓識今石第是也晏曰第里

失大鉢

時林甫國忠傾覆王室

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

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迂失大體

蘇曰趙充國近見大臣得壯士奔走

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

蘇曰詩駿奔走

安得壯士擲天

外

蘇曰

梁沈約詩安

使人不疑見本根

蘇曰

華陽風俗錄云蜀人曰我川之西有

石笋焉天植之以鎮海眼動則江濤大盪四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贊皇公曰天筍之爲狀也亭亭揭峭高峻若削成神矣今大小相因疊至八九節束以鐵鼓出於人力又何神乎遂命抽去鐵鼓寂然而神怪不作

蘇曰此八句正以專指李輔國坐看須危受學恩言輔國之寵幸也舊注却云是時林甫用事而公譏之大非是

石星行

上元二年秋作

蜀成都記石星在李太白廟內

補註

蘇曰李冰作石星以厭水災而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損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蘇曰華陽志秦孝文王

以李冰爲蜀守水作石星五頭以壓水精穿石星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爲耕牛二頭一在府市橋門今所謂石牛明一在湘中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下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興江袖要水竭不足盛不汲肩成都記亦云石星五今云二犀牛未詳

自古雖有厭勝法

蘇曰

匈奴傳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注漢高紀云蕭何初立未央

宮以獻天生江水流

東流

蘇曰莫愁歌河

大城西又周地圖云張儀築城

成都記云張儀築城在子城南高一百尺初築此城雖曰附龜蓋以

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蘇曰按圖經泰張儀築城在

龜周旋依龜行燃築遂得立今有龜化橋順江山之勢正即爲耕矣

乃作此樓而定南北焉

今年灌口損戶口比事或恐

蘇曰

匈奴傳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注漢高紀云蕭何初立未央

彭闕尺云灌口鎮在彭州九龍縣鎮城西有玉女神祠祠之西有

爲神羞

蘇曰

武成以濟兆民无作神羞

蘇曰

寰宇記云灌

蜀守李冰洞今年水損戶口所以爲李冰之羞按舊史帝紀上元

彭闕尺云灌口鎮在彭州九龍縣鎮城西有玉女神祠祠之西有

蜀守李冰洞今年水損戶口所以爲李冰之羞按舊史帝紀上元

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牆宇多壞，漁魚道中。今年乃是上元二年秋故下云終藉。堤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

終藉

謾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

趙曰

厭勝者詭怪之事爲不足憑，故水終

爲謾防也。三星指廟堂，无經濟之人。乾元二年乃呂諲李現李揆第五琦同平章事，未幾以罪去。

閻曰

此公寓意於

嗟爾三星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

閻曰

謂元

和自免洪濤恣彫瘵。

白

曹子建詩泛舟越洪濤。謂元

事也。典咨禹汝平水土。用李林甫、楊國忠爲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星之擅虛名者乎？

閻曰

玄宗時

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白

東番傳

黠之

杜鵑行

上元元年作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

趙曰

按蜀記

宇字均皇帝死，俗傳化爲子規鳥。一名鵠。蜀人聞子規鳥，皆曰均皇帝遂於鵠字加杜姓，謂之杜鵠。又直謂之杜宇。

寄巢

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鶼。雖同君臣有舊禮，

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

號呼。

白

閻曰

通鑑上元元年七月丁未，李輔國矯稱上語迎

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期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溢，迎上皇，居大内。上皇驚懼，墜馬。陳玄礼、高力士及舊官人皆不得留。左右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渝州，魏悅流秦州。陳玄礼勸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玉真公主居玉真觀。上皇以不擇肉，滿眼身羈孤，又云業工昏亂，伏深樹裏，蓋謂此也。

其聲哀痛

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翻揚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

豈憶當殿群臣趨

趙曰鮑昭行路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者蜀帝鳩声音哀痛口流血及末句憶群臣趨壽出於此也師曰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云云肅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而使之羈孤在蜀明皇由是悒怏不得意至於化去其亦不免於然傷乎甫之言

頗有深意希白師注謂明皇幸蜀失位肅宗即位靈武不能爲李輔國所間故曰万事灰覆何所无豈憶當殿羣臣趨

戲作花卿歌

上元二年作

彥輔曰高適涇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李勉大逼率州兵与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敬定者恃勇旣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之師曰肅爲花卿痛惜之

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此詩

當是其年成都作舊史俱作花驚

成都猛將有花卿

魯昌花卿家在丹稜東館鎮至今血食其鄉本朝封爲忠應公

蒼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

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

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

見賊唯多身始輕

見太敵則勇

綿州副使着柘黃

深曰綿州副使段子璋也著柘黃僭乘輿服色趙曰公詩云綿州則梓州字崇傳爲綿州乎柘黃天子之服也

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割據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梓州綿州普陵榮遂合渝蘆等則不當云綿州副使然

是時治綿州趙未之考也

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體體血模糊手

提擲還崔大夫

深曰子璋即段子璋也崔大夫崔光遠也

劉曰一年秉成都丹充劍南節

深曰李侯東川節度使李奐也趙曰段子璋既攻東川則

李奐失節度矣以花卿斬之則李侯復保有節度焉

人道我

卿絕世一代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深曰譏其掠奪也黃曰子美作花

劉曰希白舊史崔光遠傳上元

母嚴旌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

一年秉成都丹充劍南節

度營田觀察处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

奐敗走投光遠卒將花驚定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取婦女有金銀

鉗兵士皆破脫以取之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中使按

其罪光遠憂恚卒然則花卿豈容獨免乎天子何不喚取守京

都之句雖幾
之亦傷之也

贈蜀僧閻丘師兄

上元元年作

彥輔曰

太常補注

鶴曰

詩不我住錦官城當是上元

博士均之孫

元年秋冬作故詩云粳稻不翻

賦生云銅梁山名也按其山有桃枝竹東則左綿巴中百僕所充

山覆之上平整遠望諸山此獨秀也山在台州界銅梁縣

太平御覽載張益蜀都

賦生云銅梁山名也按其山有桃枝竹東則左綿巴中百僕所充

山覆之上平

整遠望諸山此獨秀也山在台州界銅梁縣

大師銅梁秀

徐曰

左思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百僕所充

鶴曰

按唐志山南首古荆梁二州之域其名山嶓冢熊耳銅梁巫

部舊傳云昔樊襄滅巴子封庶子於漢江之南七里然梓州合州俱有之益

之南号銅梁矣高僧傳云惠亮大師小師籍籍名家孫

安白

籍籍名

部舊傳云昔樊襄滅巴子封庶子於漢江之南七里然梓州合州俱有之益

之南号銅梁矣高僧傳云惠亮大師小師籍籍名家孫

安白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徐曰謝玄暉直中

渴以調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楊賦

故籍翰林以爲主文子

墨爲客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書良累殿肅陰陰

徐曰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聲之盛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徐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

靈也再其更鑿若相如齋

若君平王褒曠曠而秀發揚子名章

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

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

徐曰揚子雲上長

沈休文

蕭條何所欲

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

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蘇軾

應璩過溫水見孟嘉問曰

度此疲耳璩曰不令狼虎滿野鼓鼙聲多我輩無措手足矣古詩云

暮出城東路鼓鼙愁殺人

補注

希曰東城謂史思明上元元年入東京通鑑云六月田神功

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又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王同之破

江薛鄭伯淮西陳許充鄆曹州是也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上元元年作

沈休文

朱景玄書斷韋偃伯父工龍馬父鑾工山水松石瘦又工山僧老松異石人知其善畫馬不知松石

更

時在成都此當是上元元年成都作

韋侯別我有所適

韋偃也

知我憐君

渠

畫無敵戲

枯

云試拈

禿筆掃驛駒

欸見駢駢

出東壁

蘇軾

顏延年白馬賦

欲聲躍以鳴驚驛駒

良馬也顯驛瑞獸也

一匹乾草一匹嘶

劉邦

坐看千里當

霜蹄

浪跡

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子馬蹄

可以踰霜雪踏草飲水

趙曰

末章寓意遭時艱危安得此

莊子馬蹄篇

真馬以濟患難免使甫困蹠道路故云與人同生亦同死

都作若如泰伯之說云公託意言求王孫及吳松江

爲之阻絕時李光弼在并州欲得李來平之至德二

年上舊次不同按史元元年劉晏又謂潤

州昇州蘇州乃吳松江或者公托意以此

王宰畫山水圖歌

上元元年作

彥輔曰

王宰畫

鶴曰

畫斷王宰畫山水樹木出

於象外梁崔道

謂上元元年成

筆丹青絕倫

都作若如泰伯之說云公託意言求王孫及吳松江

爲之阻絕時李光弼在并州欲得李來平之至德二

年上舊次不同按史元元年劉晏又謂潤

州昇州蘇州乃吳松江或者公托意以此

王宰畫山水圖歌

上元元年作

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

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

一作

圖

列湯問燭海之

東注出傳大海與天

海通其中有五山

一曰岱嶼二曰貞嶠三曰方壺四

巴陵岳陽也洞庭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蘇軾

巴陵岳陽也洞庭

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

赤岸

水與銀河通

李太白

南充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

南臨江中郭景純江賦載其處

供養於赤岸

巴陵郡岳州也洞庭在焉赤岸在真州

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水盡亞

一作洪帶

壽風

殊曰

江賦舟子步入又蘆人漁子徂南極東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

尺應須論

一作千里

夢曰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其字文煥同万里爲遙矜慎

不傳自娛而已

補注翁曰

出說袁彦伯爲謝安司馬諸人失瀨卿歎曰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勢又相

東王蕭澤讀畫品肅育常畫肩上爲山咫尺之內而爲万里之遙

江水

趙曰

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

半幅紋練歸去古詩曰惜君快剪刀輕絳剪波去剪取吳松半喻以快剪刀言其斷也意欲得光

翁之將平漢中以通吳松故云云

焉得并州快剪刀

蘇曰

索靖見顧倣之畫欣然曰恨不得并州快剪刀來欲剪松江當絕不通時李光弼守并州所攻必下

江水

趙曰

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

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

朱曰甘棠勿剪勿伐

苦心豈免

容蠻蠻香葉終經宿鸞鳳

謝靈運後漢書方儲志

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朱曰莊子吾有大樹

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種而不中編墨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蘇曰張華志士若幽人含嗟朝廷雖下哀詔誰肯出松蘿嵒穴

戲韋偃爲雙松圖歌

上元元年作

天下幾人畫古松

樹作

畢宏已老韋偃少

朱曰畢宏亦

宏大曆二年給事中絕筆長風起纖末

朱曰長笛賦其應

色嗟神妙

歐陽曰蕭拂春宴時金甌七發七中繭堂賓客動容嗟服神妙

兩株慘裂苔鮮

皮屈鐵交錯廻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

雷雨垂松根胡僧憇寂寢奄眉皓首無住著偏袒

右肩露雙脚

朱曰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陀羅尼經云名無住行名無着行公取而合用之也

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

東

素作

絰重之不減錦繡段

朱曰謝惠連人贈我錦繡段

謝惠連詩我有出毛詩三

國志李衡州里有千樹木奴不責伎衣食歲止一疋絰又鵝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絰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絰即東絰也畢宏韋偃皆唐之善畫者也白摧朽骨龍虎死謂松枝也黑入太陰雷雨垂謂暗碧之色也偏袒右肩露雙脚言胡僧之狀也東絰謂山東大練也

喜雨

永泰元年作

補注

鶴曰

按史永泰元年四月己巳自春不雨至是

而史不言是年有旱兼滄江是指夔州雲安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趙曰公極言旱日之可畏舊注引前漢河平元年日赤如血

按成帝本紀及天文志皆無之乃晉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
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舊注妄引有誤後季

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

熱

補注 帝曰 唐爲巴東郡夔州本信州巴東郡武德二年更名又有巴州及壁州亦有巴東縣巴人當是三巴之人其困軍

須者謂嚴武雖隔年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吐蕃居城而未撤其備也

滄江夜來雨真宰罪

一雪

補注 帝曰 潘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墓於以知滄江之爲夔

州雲安即穀根小蘇息

殄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

陳夢之境

解我憂思結崢

嶸羣山雲委會未斷絕

修可 周禮陰陽之所會 安得鞭雷

八公滂池洗吳越

劉曰 防立曰吳楚久旱塵氛翳日昧夜一兩傍池洗滌俱尽苗稼稍資蘇息

師曰 天地昏言煙塵四起騷屑不安貌時永王叛反漢中吳越之間盜賊乘之而起巴峽間困於餽輒怨氣上感農月爲之大旱故甫意欲鞭雷

公滂池下雨一洗吳越之亂吳越平

補注 鶴曰 舊注以吳越爲求則人獲安居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田金翁則再歸草堂時也 至德元年冬反而公是時在賊營不應及巴人當是永泰元年作此史云四月已有春不雨至是而雨故詩云春旱及七月又以久旱遣近臣錄囚則是年自春至秋多旱洗吳越者謂袁龜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徽州人又殺其刺史是年春公在徽

武幕中秋寓夔州雲安縣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綰段

廣德一年作

補注 鶴曰

梁權道編在上元一年成都依然詩有云來瑱賜自盡而瑱伏誅在廣德元年正月當是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綰段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湧

蘇曰 吳翰開緘詞采確

梁筆勢若風動濤涌

中有掉尾鯨

蘇曰 又介鯨揚鬚掉尾

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蘇曰 曹植詩然宴不知此句皆叙綰段之紋

充君袵承君終宴榮

修可 宴榮乃安榮也

高枕形神清

蘇曰 調爽人神思也

走

蘇曰 神駕駭此物也

空堂魑魅

蘇曰 領客珍重

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濕柴荆服飾定

尊卑大哉萬古程

劉曰

左傳服之不喪身之父蘇曰王剪留

度

補注

希曰

古者服用各有程式故經制定則卑不敢踰

程謂法

尊此公所以不留鯨錦也舊注引車服以庸非

今我

一賤老短褐更無營

趙曰

短褐者蓋知窮之褐也

煌煌珠宮物寢處

肥輕

馬衣輕裘語乘肥

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

自盡

鄭曰瑣步刃切裴州節度使

氣豪直阻兵

劉曰

上元三年肅宗追

禍所嬰

蘇曰

段植有送人革職紹漢士腰帶植曰珠宮貴物非

難制

官早除之代宗潛令裴茂爲之

擒茂妻子於江漢真入朝謝罪代宗含怒宝應二年貶瑣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郢縣籍役

其家

補注

按舊史李鼎上元元年嘗代崔光遠爲鳳翔尹充本

官

長流播州

尋賜死于路

昔聞黃金多

劉曰

蘇季子位高金多

坐見悔吝生柰

何田舍翁

蘇曰漢祖起田舍翁

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

心和平振我麌席塵

劉曰

胡須家貧讀書不憚寒暑所

茹藜羹

蘇曰王子愷須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

劉曰臥床上唯麌席布衾木枕而已

媿客

莊子藜羹不糲舊注所引字倒矣劉曰甫復丘華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处者我何忍獨安于此又自卷以還客始竟心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何以加此

丈人山

上元元年作

劉曰

青城山記云此山爲五岳

補注

考公有走

之長故名丈人山有丈人觀

劉曰

青城縣暫如新

津詩當是上元元年而梁權道編在一年成都又青

城山記昔竊封先生栖於此岩之上黃帝築壇拜爲

五岳丈人

晉代置觀

自爲青城客

蘇曰

玄中記蜀郡青城山有洞穴爲二道西北通崑崙君傳青城十洞天之一也

補注

青城山在漢中郡有斗開山經云斗山五穴通崑崙唐志蜀州有青城縣有青城山蜀州本折益州置公至成都故曰青城

客不睡青城地

蘇曰

睡地者有所惡而睡也不睡其地所以敬之也

爲愛丈人山

丹梯近幽意

徐曰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返奇趣即此陵丹梯

丈人祠西佳氣

濃陰

陶潛山氣白夕佳後暮鬱三遠

緣雲擬住最高峯

徐曰靈光殿賦飛坐揭華緣雲

掃除白髮黃精在

徐曰出說黃精以服反老爲少

君看他時冰雪容

徐曰姑射神人肌膚若冰雪

百憂集行

上元二年作

補注

鶴曰

詩云即今倏忽已五十當是上元二年辛

二年

十二月至成都是時裴冀公爲尹上元元年三

月以京兆尹李若幽尹成都若幽後賜名國頃

二年以崔光遠尹成都與高適共討段子璋史云戎驚定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以高適代光遠然

光遠是年建子月卒而建丑月又除嚴武尹成都則

適代光遠在成都才一二月爾意正肯是攝尹也公至

成都兩年間更四尹

高適與公爲舊友然爲尹時公獨無詩與之何也集中所與詩止是守彭蜀時入

爲常侍時與之頗屢在成都合蓋玉應六年嚴武歸

朝後適爲尹時公全在東川又武再領成都方歸也

寺七

憶年十五心尚孩

鶴曰

魯昭公十五而猶有童心趙曰孩者

可提之童也

十五乃志學之時心未免於

孩故云

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

如五六十師曰

此詩作於上元元年辛丑是年在蜀年四十九歲詩云已五十舉大數然

十魯直云此語似方六十

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

鶴曰舊本作即今年才五六十

師曰主人指郭英乂英

悲見生涯

立強將笑語供主人

師曰主人指郭英乂英又鎮成都甫客依之

坐卧只多少行

百憂集

鶴曰

公生於壬子上元二年辛丑恰五十歲然是

適爲西川節度時公素与適善豈強供笑語觀史云尹幽崔光遠與指回高

國禎爲政急性操下光遠無卒任氣宜與公不合然國禎二月已去成都光遠十一月卒當是爲光遠

作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入門依舊四壁空

徐曰相如家居徒四壁立

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

索飯啼門東

鶴曰班超幼年每索飯稍遲即呼怒

父曰此子異日當爲万户侯後果然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天寶十年作

補注

鶴

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成都作是足以華爲

成都華陽兩縣此一縣唐志故云次赤然詩云

長安苦寒誰獨愁又言南山之亘東門之瓜皆長安京兆事當是天宝間在長安作今以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之句意是十一年召試後送隸有司參選時作疑是与咸陽華原二縣咸誤

依成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

朱曰十洲記神州赤縣

軟裘快馬當冰雪長

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朱曰杜陵楊柳傳詩曰田彼南山無樵不治種

苗早荒穢石瓦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南山亘

瓜地新凍裂

朱曰見莊子東門瓜注

南山青門俱在縣境內南

又謂尹黎幹山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漕炭薪

即城東門二輪黃箇曰長安城東第一門曰青門或曰霸城門

鄉里兒童項領成

朱曰節南山詩四壯項領

朝廷故舊禮數絕自

然弃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拙饑卧動即尚一

旬

朱曰劉公幹詩弊裘何啻聯百結

朱曰見女子衣百結注

君不見

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徐卿二子歌

上元二年作

補註

鶴

公至成都時徐知道爲西川兵馬使上元

二年七月反徐卿或者爲知道始荆南兵馬使

太常趙卿是也後舊

以爲上元二年作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

朱曰詩

人携見寶誌上人誌以手

徐陵詩

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駿麟兒

朱曰徐陵詩

摩頂曰天上右麒麟也

朱曰徐陵詩

與我互文趙曰

爾衡有五大兒孔

文舉小兒楊德祖故公奚用也

朱曰徐陵詩

見王岳謂客曰此兒神如秋

水而清徹骨如皓玉之美秀

朱曰徐陵詩

食牛之氣

朱曰徐陵詩

滿堂賓客皆迴頭

朱曰謝希逸月賦

堂賓客回皇如失

朱曰徐陵詩

吾知徐

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

除曰易積善之家生不絕也袞袞乃不絕之義

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難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充論衡王謂曰

位雖卑微行苟離俗必与之友

補注八尺男子夫者膚也言其知能唐敏弘毅也

病柏

大曆元年作



鵠曰

此詩以郭英乂爲崔旰所殺而作按史求

泰元年閏月辛亥崔旰反寇成都郭英乂奔靈池韓他殺之當是大曆元年作果

權道編在上元二年成都詩內

有柏生崇岡

除曰生兮託峻嶽之崇岡

琴賦推倚吾之所

車童童狀車蓋

除曰車

蜀志先生告東南角離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謂當出貴人先生與諸兒於樹下戲言吾當乘此羽葆車蓋又齊書太祖宅南有桑樹狀如車蓋上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爲汝生也

偃蹇龍虎姿

除曰

乘風

主當風雲會

除曰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

除曰王褒

宜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是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

除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日夜

柯葉改

除曰

礼器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葉

除著依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苟伯呼爲姊母承天云鄉當言鳳凰將九子妹母何言耶

除曰

本有歲寒之姿今柏病之故云日夜顏色改也

蘇曰

建康寶錄鳳將九難再見於

蘇曰

丹

鳳領九難哀鳴翔其外

除曰

豐城衆鳥從之蘇曰

東海何承夫

子穿穴內容從何鄉來

除曰客從何方來

蘇曰

故古詩

蘇曰

丹

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除曰

穿一作窟元精一作無根

蘇曰

字出後漢元精所生王佐之臣

蘇曰

丹

此詩寓意傷鄭英乂也英乂鎮成都爲人端直蜀人重之不幸爲崔旰所殺其諸孤哀泣若無所訴故有哀鳴翔其外之句鴟鴞惡鳥喻崔旰既害英乂竊據成都故有養子穿穴內之句

